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四

徐天目先生

奉王元美

二首

奉張肖甫中丞

二首

奉吳霽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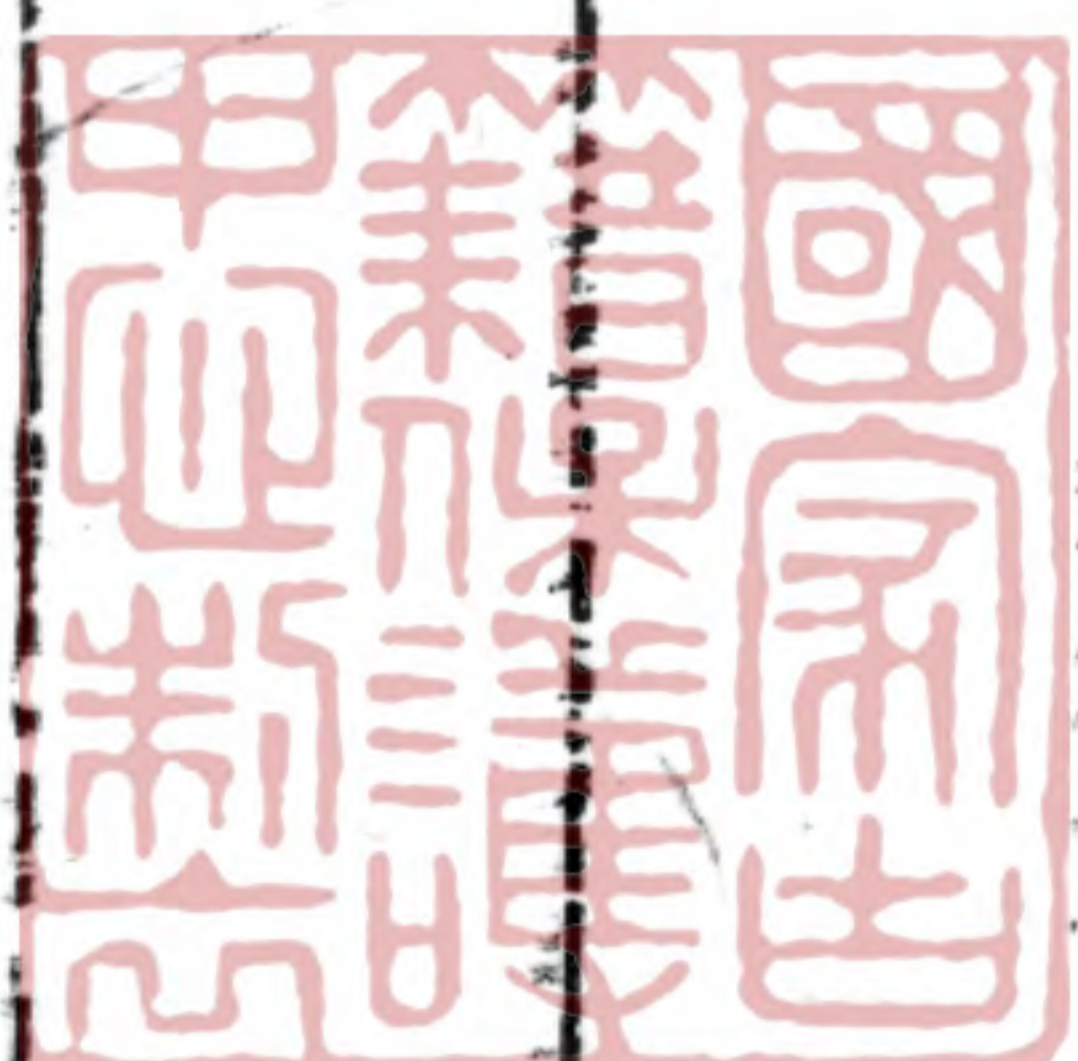
奉張助甫

二首

奉中丞北川陸公

奉劉嵩陽

奉林聯峯年丈





行  
金  
卷四  
荅王太史

奉俞仲蔚

奉總制喻公

奉萬西原

奉大司寇黃尊師

奉督學繡山陳公

奉薛方山先生

奉明厓翁

奉王敬美

奉戚南塘

奉汪司馬伯玉

奉潘印川年丈

奉宋陽山

與凌藻泉

與崔繼泉

與慎山泉

與衡厓

與吳霽寰



與李翼軒

上徐存齋師相

與馬松里

與王元美

與王敬美

與張肖甫

奉朱象岡

奉李于鱗

報李于美

東張東沙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四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四

東海屠隆緯真輯

江東張文頰維光校

長安屠隆  
振錄西  
歸子也

奉王元美

愁苦數年忽晤昔顏已若隔世况承篋笥珍譔藥石  
至言五日踰千秋矣卽酬酢苛禮足爲重哉茲承手  
書損餉備極綢繆之旨則知別後苦懷翻增于昔至  
誦瑤華累紙并惠贈高篇詭瑰竒絕竝鴻蒙以來未  
有之語卽何異入貝闕游神山耳目改易心神飛揚



僕雖沈錮之餘栩栩生氣矣何愉快之甚哉子相雖與彭殤等死然此物未就抱恨無窮足下卽遭令先公竒禍然著述偉麗足垂千秋太史公謂此書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雖萬被戮辱無悔也此寧可以存沒福禍論民至如僕者弱植末榮夙圖未遂則沒慚宗生生愧王子耳一代史遷之托方在足下况太夫人及愛弟俱賴慰藉千萬損痛善愛以慰知已不勝慨

又

方鞅掌中得手教爲慰久熱後南涼讀之爽氣習習矣文字雖困碌碌視之簿書自異山栖中市朝書畫中商賈盃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生業障耳若簿書者市朝商賈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牘也於中視之而如勝事雅會非如足下高才濶度誰能擺脫不佞之困此甚矣邇頗廓落者以無智故任之耳明卿將就足下江東而棄不佞江西不能無望已草檄難之矣倘不我過足下以爲何如德甫自是雅致近亦幸過我矣信宿而別今尚歉然



用晦及諸王孫亦時時晤語第未能濡首如來書耳  
頃白鸚鵡賦復從秘籥中得之大喜已承再書并尤  
君畫至則又大喜然恐不知者竊咲僕非謾則貪也  
鸚鵡何物所博若是奢乎書方就而梁雲岳適至更  
得起居爲慰浮山似曾與中丞相識僕當爲慙息之  
也嗣月逐次公人來奉布不一

奉張肖甫中丞

行後計尊嚴便當勿藥然心猶懸懸未解也今得  
然矣不佞廿五日抵舍萬里生還親戚朋友

慰藉勞苦非不欣然願安得如吾二三兄弟把臂道  
故爲愉快也蘇臺三日不啻千秋矣二日節鉞且西  
自金焦以上鍾阜諸山方延頸寵靈吾丈揮灑之餘  
金陵紙價當自此貴也第不佞不獲執鞭弭相從爲  
恨耳王江州腆貺柴桑令酒價當復有餘至承不忘  
至肺腑之爲吾黨赤幟堂堂矣卽鮑叔何論焉非吾  
黨兄弟又安得至此賓履遞至凡四五起始具牘竟  
乏詮次新愈千萬爲道珍愛不勝懇懇

又



歲除方及之戶部赴任奏記報謝并持 詔軸奉復  
自度當免拂衣幔亭就足下載酒燕磯牛首爲空同  
三月住也不意乃爾不勝快快足下以太夫人陳乞  
屢矣前得御板輿歸甚幸况改席舊京執政挽留之  
意自在非久當還公舊處但吾黨兄弟星散且盡蜀  
吳悠邈暫有河山之感耳越在海壖不能執手河梁  
一叙謹走一介代送江滸積悰如海百不得一千萬  
鑒亮

奉吳霽寰

去秋豈不願亟見足下第家迫江南僅登堂一省觀  
席未煖行矣虛辱使惠悵然悵然北使還披誦華牘  
瑤篇愉快特甚席上數首情景格律並自工佳灑然  
盛唐音也贈元美選詩慷慨悲惋抑有河梁之思焉  
至明月曲三首曼聲縹緲振動林木當與太白昌齡  
並馳矣昔日君家筠葦寧不爲足下掩譽哉不但莫  
之與京也足下自持手板及入爲曹郎又奉使江以  
西先後賢勞且廿年寧復以藩臬相煩邪持衡者必  
有以處足下矣昨子相復外補或子相自意耶故人



後天月尺牘 卷四  
星散且盡若足下又厭承明之驢僕亦當營於菟五  
湖老矣寧復向長安邪荒署春雨驟至殘花滿庭投  
筆懷遠不覺黯然

奉張助甫

兩省華劄藻蔚溫麗宛若平生驩喜無量至篤念親  
故撫悼今昔攬五子之深思隕千炷之危涕則又歛  
獻不能讀矣嗟乎助甫身困讒口幾不自脫顧獨以  
未見不佞爲恨邪僕自嬰家難以來吾黨奇禍略盡  
已灰心當世矣顧獨念同好如足下二三人皆散在

中原非宦游無由會面不意復守貴郡復是鄭張劄  
杜故署則又輒不自揆希踵一二恐爲知己辱爾非  
能於此中露穎也若時復相左便當拂衣五湖掩關  
著述以托於二三兄弟之末素願畢矣此足下所悉  
未可爲他人道也辱惠錦繡段金錯刀故平子所深  
思而重貽美人者也惠懷八章大自奇絕卽以  
鼎可易此哉薄有自戴王簪一枚用締結髮之好家  
機紬一端永固綢繆之誼惟從者內焉方苦案牘不  
盡願言東望碧雲曷勝軫結



又

去秋足下之任時僕方郊迎老母不及走一介脂車  
爲恨及到郡後復有伊洛之役歲除還郡拜手教比  
省無恙乃知別來尚有書三函亟從掌記索之知足  
下念僕至深矣嗟乎僕與足下神往十年始遂一晤  
豈不稱難哉矧秋中月色海內吳生一時並得卽醉  
鄉三日不啻千秋矣及離亭雷雨別渡風濤倏忽之  
間變態尚爾况平生狂俠萬倍此者乎非播遷外庶  
飄零遠道天道猶恢恢也僕頃往洛陽跋涉千里初

意良苦及從雪中車還道經嵩少訪達磨之禪影尋  
李渤之隱居縹緲詭異非人間所有及讀唐功德碑  
摩挲漢封三栢並千古卓絕之冠也設跼伏一隅安  
得此勝覽哉然猶念足下鞅掌簿牒大自不堪至讀  
來札云掩關高卧鼻息相聞五湖二室之間乘興出  
游則又懷于麟於鉅鹿訪盧楠於大伾望明卿於武  
夷慨元美於海上翱翔日月上下山河軒軒然有八  
極之思焉且恨謫晚也設僕與足下不出都城門竟  
老又安覩宇宙之廖廓河嶽之巨麗哉然則造物於



吾儕蓋至厚矣豈但稱恢恢而已乎此僅可爲助甫  
道難與外人言也春氣撩人必有軼藻數示爲起予  
者北望太行不勝延佇

奉中丞北川陸公

某自茗上奉違左右忽忽六秋矣明公爲中朝推轂  
而壯歲登壇開府之辰山川改色嗣聞粵寇狂悖盤  
結堅深卽老臣宿將扼腕稱難矣乃以四月臨戎六  
月告捷大憝勦敵倉卒就擒抑何成功之速也卽請  
長纓以繫百越操尺箠下齊七十餘城者詎足擬乎

此寔社稷蒼生之福非徒爲鄉邦光已也不佞沈洎  
簿領竟無尺寸之效殊負知己柰何柰何倘不遐遺  
時有以教督之適南使之便輒此附承轅門惟冀節  
勞善愛不勝悵悵

奉劉嵩陽

自奉藻翰以來夢想玄湖之勝山不減五城十二樓  
也願柰何以俗累妨仙緣哉簿領小暇便當單車奉  
候高齋蕩舟芙蓉葭菼之間授簡飛觴稱快千古也  
茲走一介籍不腆代覲門屏伏惟從者內焉



奉林聯峯年丈

僕別足下六年矣每念吾同袍中年少者莫如足下而軼材藻思復與終賈齊驅况累世珥貂之裔蓋軒軒盛矣及稍益近之則練達大體克勤小物醞藉溫茂卽黃髮弗如也斯可與少俊喜事者同日語哉此鄙人之所以嚴事之敬慕之六年如一日也第僕自一麾日有寇戎之事既不獲奉訊左右嗣又嬰先君之痛萬事並廢鬱悰積抱則至今耿耿矣比審奉使慮囚敝省則喜慰不可爲喻敝省自島夷創起死鋒

鏘者不可勝數又重以水旱異常之災而賦役繁興民散久矣註誤之民不重可矜邪至有司訟牒則又蕪甚中情者勿論已其次伺上指其次快已意最下者則委之胥吏矣其伺上指者獄文猶有隙可解獨快已意而委之胥吏者則徃徃深文曲詆牽制令不可反所謂蜜如凝脂苦如秋荼者也故初問之鮮不裂皆謂此因死固晚已而氣定徐訊之則又多類東海婦事矣蓋初成者旣徇胸臆而失其情繼勘者又避嫌疑而泥其舊至錄囚者又多信其文而不推其



款也經數讞勿更遂報決矣嗚呼豈不冤甚哉故僕  
往在江南時於文深者特留意情委可原雖與招案  
相左弗避也浙中今得足下十一郡當無冤民而僕  
猶以此瑣瑣相聒者誠以人命至重獄情至微而折  
肱之語或可備采對之聽耳想足下勿以爲罪也語  
云一夫含鬱猶爲飛霜矧今南北災異如此幸足下  
奉天子靈靈而宣布德意則所以銷戾導和布曠  
蕩之恩而變災爲祥者其利固已博哉何敝省之多  
幸也僕秋仲上太行恐不得一晤顏範敬此代布願言

之衷垂鑒幸甚南望玉節不任馳情

荅王太史

僕自束髮讀書論古昔賢豪節俠之士未嘗不拊髀  
興歎願爲執鞭也已得汝南大復何先生集并傳讀  
之慕其文章氣節恨鄙人生晚不獲同時一語且復  
聞足下才節如大復則又恨未卽覲見之也及補守  
貴郡私心竊幸頃過申陽適足下掩關養疾而僕亦  
以初至鞅掌竟阻下榻之驩乃手教惠貺斐豐滿牘  
知足下念僕深摯矣所承示節婦傳事至奇偉文尤



激烈歛衽三復有上下河山之感千古不平之氣既  
矍然失席又悽然沾衣也嗟乎嗟乎彼閭閻匹婦至  
微矣非有文史之開導父兄之指誨賞罰之激勸也  
乃恍慨殉節如是然微足下哀而傳之不幾於湮滅  
矣乎則又以悲古今不遇之事及真陽督捕亮不察  
枉殺其夫又類東海孝婦冤矣有司之以政殺人  
也至此僕復以自警已卽當檄真陽邑里丞史文學亟  
詢里籍姓氏上督學疏奏表間卽以雄文勒石僕亦  
附以一言以解失職之過也卧病援筆殊乏詮次

奉俞仲蔚

曠違復兩更歲矣感念何時可置敢枉文旌爲洛下  
之遊極知高致久謝塵俗第僕與足下夙有向平之  
期况嵩少勝游似不可少度雅致必承惠允卽當具  
安車奉迓也元美銜恤海濱明卿又移武夷僕踟躕  
周南不勝滯留之歎去臘從嵩少還值雪霽宇宙茫  
茫若鴻濛一色獨嵩少如翠屏環峙歷代名碣並突  
兀蒼穹捫雪讀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簡玉字也  
至嵩陽宮漢封一柏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



百尺獨青青雪中殊有竒致及達磨面壁巖李渤盧  
鴻仙隱處並在雲表非塵中所有也倘馭風冷然寵  
臨之高篇竒翰揮灑諸山俾僕附驥千古又何必同  
日並游哉惟冀垂炤勿乖延佇積悰如縷面布不盡

奉總制喻公

某不肖無足比數頃辱廣度兼容降尊隆禮驩踰平  
生喜忭無量及奉違後復承魏牘豐儀萬里遠念鄙  
人誦義何有窮時第久困簿書去冬復有伊瀋之後  
致稽馳謝深自耿悚茲更辱長者不加鄙夷而特賜

獎借此又國士之遇知己之恩也不知某何幸而得  
此於門下哉恭詒石畫鴻猷卓越海內開府崇朝山  
川改色至運竒制勝動中機宜蓋無異操箠破竹而  
威行萬里矣卽昔賢之空漢北而犁王庭者詎足擬  
乎此又朝野所共踴躍而非某之私忭也因勉撰鏡  
歌十首敬上轅門伏惟大雅裁教至懇至懇

奉萬西原

曩昔曠違六載始詣承明足下與僕寧不欲朝夕道  
故披寫積悰哉柰值計吏之時耳目方屬卽欲數數



不能矣至辱眷念殷勤體悉委折則又無所不用情  
焉鄙人懷惠又安知報所邪自下車來冗積萬端而  
臺使按部踵至僕僕無休暇時久稽馳候耿切久之  
忽聞口語波及扼腕太息幸賴 聖明昭雪量移外  
臺玉石竟分公道固在然痛高賢之坎壈歎畏路之  
嶮巖既爲之驚憤填膺則又未嘗不傷心隕涕也乃  
聞高懷曠度超然物表無幾微見於顏色高堂俱慶  
得稱觴上壽一尊人前綵衣繡服照映南斗此又游  
子之至願而生人之極驩也卽三公九錫又何以易

此哉僕固知足下甚幸之也敢努力相聞惟冀葆和  
自愛以需內召南望不勝馳情

奉大司寇黃尊師

恭喜內轉址上當天路清夷端士登用而掌邦刑以  
弼治化自此天下無冤民矣此寔中興太平之會而  
海宇士民共所欣慶者也豈但不肖私忭而已哉然  
又竊念尊師自筮仕敝邑至今垂三十年未嘗一通  
書政府自巧宦者視之鮮不謂迂然三台八座之處  
竟不能沮吾師而向之速化者徃徃中道去恬靜者



後天目尺牘 卷四  
未必終屈而捷徑者未必終達也是又可以見公道  
之猶存而自守之當正矣不肖每心誦之以爲持循  
然弱植庸下竟未能効尺寸以慰知己之望則猶凜  
凜未安耳相去千里面候未期惟冀尊師不惜法誨  
如往時俾知振策以不負門墻則造就之恩益無涯  
淚矣于冒尊嚴統冀鈞慈涵貸

奉督學繡山陳公

幸拜教翰勤篤懇惻之愛至惠琴棋以銷憂悵助車  
馬以賑困乏蓋無所不用情矣顧不肖則何以當之

其其往輒不量幸附同心之末日夜砥礪思以功名  
相命迄今十有三年鞠躬勅行明何嘗負朋友幽何  
嘗欺鬼神此寔與門下剖心析肝膽相信者也往者  
北曹多暇一切請謝旣已不爲乃掩關讀書或命儔  
坐嘯凡以自適而已然徃徃逃虛避影惟恐人知初  
未嘗以之媒進獵華矜已凌人如少年浮薄所爲也  
及慮囚江南奉 天子璽書而臨郡邑上下體貌自  
有彛章卽太守二千石猶以手板伏謁而微尉獨投  
刺擁輿從中徑入其茂視王命而輕侮部臣亦甚矣



却而不見似非鉅過至審錄罪囚時天道王法森然  
監臨尤非可以已意出入者彼復強爲解脫則又執  
而不行無非守王章重民命而不欲爲黨私市恩之  
行耳於彼非相惡也况自奉使至今七閱歲矣京考  
又三次矣豈謂彼一旦作臺臣輒假風紀之權而誣  
上行私乎抑豈謂積憤蓄毒於數年之後而變亂是  
非橫行胸臆至此也同郡諸公頗諳始末力爲排解  
而當衡者未嘗識而復惑於北曹時詩酒自放之名  
竟蒙黜典嗟夫命也夫復何言然自被播之後微聞

元老故人及朝野士紳頗多稱枉則不肖之心亦庶  
幾暴於天下矣心苟無瑕卽老死丘壑無恨矧當局  
者猶存如綫之路可以奮翼澗池者乎至承來教豐  
饗意至深遠矣不肖又安敢挾忿悁之節如悻悻者  
爲乎但念老母七旬以上頃迎養郡中忽忽不樂而  
不肖久苦簿書尚乏子嗣竊計歸山數年上得以奉  
太夫人下或有糞土之息則三公不易而萬事足矣  
他復何言哉此寔不肖之肝膈至情而非敢有所矯  
飾也惟亮察幸甚日遠清光河山益邈極睇行臺不



任飛越

奉薛方山先生

頃令壻行迫重以愁病在榻率爾奉候愧悚久之君  
 陽文學還具述眷念故情愈益感念無已伏聞敝省  
 通誌創草且竟抑何竒思之神迅而健筆之飛捷邪  
 較之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者瞠乎其後矣僕不幸抱  
 病草莽末由躬覩藻翰之場而內弟李生炤竊獲執  
 楮墨之役從門墻之末旦夕周旋縱觀高旨亦猶僕  
 在左右矣豈不稱幸甚哉李生在帷下繆叨賞拔之

愛今得再游龍門願請益於大雅者不可以言計也  
 執事國士之遇寧有異於昔平弟春李擬襄先君事  
 與李生暫歸以佐不肖葢葭莖骨肉之誼則然爾并  
 祈哀矜幸甚

奉明佳翁

中行自奉違不復聞清言日坐煩惱障中因念此身  
 方涉苦海其中風雨萬態罔知津涯乃若足下法身  
 早登彼岸中行頃已合掌稱善歡喜無量茲復拜手  
 教及禪偈數首稱說與張學士談禪後夜半忽大悟



向來公案俱了中行又合掌稱善歡喜無量一切情  
 愛皆緣生生若悟無生則無生無生則衆緣皆散即  
 逆旅異域皆堪率世界况三峩高出秀甲九州震且  
 國第一山也是下以清淨身住安樂土悟日益玄樂  
 日益奇緣日益少樂日益多染日益遠樂日益新况  
 重之以康樂之篇章元亮之冲粹太白之高爽右軍  
 之清真振衣絕頂則五嶽低回揮塵玄關則萬緣盡  
 滅焉往而非須彌祇園邪承阻節見遲恨不一日了  
 事奮飛相見緣此郡訟牒如蝟文移又不以時至中

行為一切衆生解脫乃不能為自己解脫又可一笑  
 也計望後了此段業緣當冷然御風佇聆警錫也

奉王

仲冬令兄致足下衷言及足下伯王書竊意言者先  
 入深次膏盲必無幸矣猶然獲免自伯王司馬與足  
 下力耳然伯王與足下苦心甚矣即石交如羊左張  
 范寧足多邪足下清冷之望咸謂當居藻鏡之司乃  
 復屬之他人與不佞近事並可一咲豈百六餘燼於  
 今猶烈邪承示再得掌珠誠人倫大快事他復何問



哉不佞年力就衰而蘭夢竟杳遑遑何爲行且挂冠  
武夷冒然居守五湖矣安能栖栖然從游大人以成  
名乎昆仲比翼青雲與伯玉鴈行燕市酒酣以往倚  
歌相和至足樂也南望幔亭能無向隅之感乎

奉成南塘

不佞從昔者吾友于鱗今司馬伯玉習大將軍悉甚  
不佞卽落落寧可以當吾世而失明公平久之不佞  
謁除于鱗入一載游燕一而貺命遠辱則猶不佞  
之願結驪于一公也平一幸甚無何浮湘徙滇去轅

門萬里比涉洱海渡蘭津登點蒼山絕頂南眺銅標  
慨馬援開疆之績西望大渡想孔明深入之勞東瞰  
昆明壯博望鑿空之畧北瞻燕然姑衍則公登壇勒  
銘處也不佞蓋旦夕神揚焉今夏入閩而寇警適至  
部內雖幸無虞而濱海千里不無事矣設第守公舟  
師條約詎至是邪往歲遼薊之間迄無寧日最後強  
胡欵塞咸懷不測之憂乃今旃裘震讐而九邊晏如  
則明公輔屏翰先之也漢武時樓船下越驃騎蹂胡  
赫赫盛矣然直各効其長耳顧安得如公身兼南北



之寄而所至輒効者乎二三兄弟往往推重千古豈  
虛也哉不佞才質庸下髮且種種老矣學文旣以無  
成治兵復背所習方圖以闕事請而使命重勤不任  
感懌敢因以請閩海雖明公之賜履在焉况不肖辱  
在石交者乎幸賈餘勇爲授筴焉則八閩遺老受賜  
弘矣千萬善愛以副倚重

奉汪司馬伯玉

自冬徂春凡四拜裏言頓首幸甚言者先入深次膏  
自自分必無幸矣乃竟得免非明公之賜而誰賜哉

不佞自惟下愚弱植上之無息壤之盟自結至上外  
之無金張之援列在肺腑內之無曾史之行取信當  
世直一畸人耳微明公之力其何以自免乎不佞束  
髮受書落落窮巷輒不自量願比蹤孤介之士溝壑  
自甘何有何無付之談笑乃今顛毛種種艱難險阻  
盡知之矣寧復沾沾一鷄肋乎顧不肖辱在詞盟不  
肖之身卽吾二三兄弟之身也一被指目如同盟何  
如天下後世何幸而知已一灑之卽死且不朽矣寧  
獨以一肋故邪然退而深惟幸不可再機不可失第



閩尚有鄰警職在行間而臬僚遷去且盡不佞方承  
乏諸道俟高秋解嚴群公畢至便當挂冠武夷骨然  
代山中居守耳明公謂何元美且至于鱗後二三兄  
弟代興中朝千古一快獨不佞向隅海濱當不免河  
山之感耳

奉潘印川羊文

客夏辱餞送殷勤幾不能發比入閩鄰寇犯界鞅掌  
行間未遑候謝然自覩賢子雄文滿擬二妙連璧鄰  
書爲快也乃復見遺殆天欲厚其蓄而大用之邪

辱手教慰藉至矣海內石交有踰我鮑叔者乎不佞  
薄菲漸復衰落輒遇輒阻平生之畸往往如是今歲  
且暮矣更復何須惟日夜與幸明公秉軸清朝鴻鉅  
之業俾二三兄弟有帡幪焉卽漁樵五湖不啻足矣  
他復何望哉惟知已亮譽蒲輪且東千萬善愛以副  
倚毗

奉宋陽山

中行不佞往歲從二三兄弟游郎署中抵掌談海內  
大雅之士未嘗不首服明公不佞心折久之顧獨未



獲寵驩門下然平生慕向言出處龍螭之跡大略相  
符及今奉手教宛篤已于郎署時繆被賞音矣夫不  
藉久積累舊之故而意度懸合比之斷金斯不稱古  
之神交乎客歲忝竊閩役沾沾自喜庶幾旦暮遇之  
而明公方以宿望留朝矣夫求之累年失之蛙步此  
自不佞數竒耳復何恨至辱莫逆之義溢于尺牘蓋  
藹然不啻既違也顧不佞何以報稱萬一乎惟是珍  
撰不惜惠遺猶旦夕鈞天之側惟然忘老矣率爾僭  
不想蒙亮啓

與凌藻泉

奉違甚久日擬以高第內權握手有日矣豈謂循三  
年淹也承賢似遠臨得拜華牘曠若復面至知愛之  
雅溢于文墨敢不稱鮑叔哉第媿微末未能游揚清  
譽以報稱知己私衷日夕耿耿耳然未有才如安仁  
而久居河陽者良時在茲惟足下勗之僕尸素馬曹  
雖切希心毫素而在苒緇塵竟成濩落如文舉德祖  
方自望洋又安敢擬正平第所不忘於夙昔之好惟  
可與故人共言之耳僕茲幸祇投江北庶幾假道奉



敘心曲猶未諗得果否亮之

與崔繼泉

去夏不肖孤待補公車辱門下軫念哀憐之而眷恤款洽特爲薦至飲戢高誼至今炯炯照肝膽也不意天廢之人竟嬰酷罰鉅痛深悔恨不卽死第緣不肖孤尚乏糞土之息乃強食苟活然病骨僝然髮白欲盡非復當年故吾矣未審異日更得奉教門下否明公清華令望待次禁近久矣卽當敘遷八座增重巖廊乃復屈重外臺何也抑欲試蕭公三輔耶貴治二

役以送安吾翁過敝廬恭聞門下爲代汝南幸甚第不肖不得同時趨事門下爲恨然不肖夙昔過愆仰藉長者一洗之又鄙人之竒幸也往待罪下屬時嘗于役洛陽每獨爲伊闕嵩少之游則心念長安知己恨不同日今車騎或以公事臨况之想同此念也登臨佳什不借惠寄以代千里面談尤懇諸惟節勞善愛以膺內擢翹首天中不任馳跂

與慎山泉

不肖罪逆餘纍重辱長者垂恤遠枉惠吊卽南洲高



徐天目尺牘卷四  
誼何加焉至蓬蒿三徑家徒四壁正所寂寂寥寥  
楊子居耳世方見嘲而兄丈獨加心賞何哉然屏繁  
華而嗜恬寂固自兄丈平生也敢不仰附於同好之  
末耶向慕名園山池之勝如五城十二樓第今禮未  
可出候小祥之後當棹一葦奉聆清言竟日一解積  
慙也

### 與衡厓

為別九載所懷萬端奈人事錯迕至今不能通一字  
問然每南望武夷西瞻衡岳感念今昔未嘗不黯黯

沾衣也嗟夫足下與子相及不肖孤固各產五岳間  
人也乃一日從游景附雲合良亦奇矣不意玉華二  
別孤既茹荼還吳子相復韶年長往而足下尋寒帷  
絕域長逝者既合併無期即足下叅商萬里夢魂莫  
至人事乖迕極矣乃九載不通一字每一念至又安  
得不黯然沾衣哉頃舍親莫君顧不肖孤藁次得奉  
手翰一紙何翅蛩然之音比悉山中臥起祝融峯下  
縱探岫嶺秘藏興至酒酣洒翰千仞傲睨一世邈如  
也即不肖恒絕餘魂如就見顏色延津之上解頤



矣至仙郎躡踵青雲飛揚莫測足下卽驥伏岩壑復  
何恨詎似不肖孤怙恃並失旣終痛無窮又乏糞土  
之息以托圖書俛仰河山不能不感歎耳將柰之何  
孤卽服釋之日當永謝塵鞅裹糧躡蹻遠訪足下尋  
五岳之約追向禽之縱以慰平生耳他復何道哉近  
藁一紙往當面談又先慈志一幅奉覽遂乞佳誄俾  
幽懿潛芳揚烈天壤庶解千秋之痛耳惟知己留念  
吳管一干頭聊供墨池揮洒并賜存之哀啓無次統  
祈亮啓風便敬候報音

### 與吳霽寰

七月旣望嘗奉約從者爲峴首之會未審達否嗣後  
從子木所得高篇把酒向秋風讀之聲振林木浮雲  
不流抑何竒耶已復聞華亭馮侍御以婚嫁事會足  
下若上僕意斯時必晤顏色矣逮入郡則消息杳然  
徘徊信宿悵然解維行矣追憶夙昔燕市授簡飛觴  
或累日夜今咫尺不得一語得非造物小兒作妬耶  
乃若秦岱雖稱雄鉅元美與足下同時寵臨之此山  
何善緣得之耶僕殊不分海岱間連得二豪也僕竊



禮肉泰山酒東海蹴日觀使西倒決黃河令二足下  
不得會語爲快耳如何如何僕南去僅一武夷不免  
爲片綬東人卽欲時時晤子相恐未能也馳想又何  
能已校文之暇必多游覽佳章幸時時惠寄以慰遐  
想河出南北竟沮面別引領天目重自黯然行矣自  
愛

與李翼軒

抵舍從門下顧君入閩從貴座主翁先生所得手教  
師友之分厚矣乃懷念不佞尤戀戀不休以韶年禁

近之臣而薦意人倫世講之誼若是卽古所稱粹然  
鞠躬長者何加焉比誦書詞咄咄逼舊史氏每一發  
函喜動顏色昔人願共阿戎談豈瀾語乎六月抵關  
值廣寇之警拮据兵食至廢洗沐萬里生還復嬰寇  
警豈非數哉藉庇且寧然閩濱大海而鄰嶺南鯨鯢  
虎豹之所窟穴非一大創之則何以封鯨觀而建銅  
標乎惟是貴里開府劉公入境銳意扼亢此寇當不  
足平耳不佞故游及復操羊皮袴操馬箠於行間  
得非爲操觚者一撫掌不腆手侑械幸笑而置之



上徐存齋師相

曩中行武昌時仰辱鼎翰垂荅正海寇之子操戈時也中原仗義之士方欲鳴鼓攻之門下顧置之不校而眷然於畸人之淪落扼腕不已蓋不啻劉越石之於盧諶也高誼耿耿豈非千古一慨哉尋徙滇池則又去門墻萬里矣鷄肋何物鬼國何親矧遲暮未子之身乎欲迴車者屢矣而同好書來謂金馬黠蒼域外之勝在焉如大教所云乃鼃勉抵任間一登太華見西北浮雲往來吳會鬱紆久之而吳關紫氣奕奕

如昔及稍自寬解耳然中懷依依無須臾不在五湖之東九峯之南也夏生來得拜台翰悉起居及承書中慰籍之旨扇頭寫懷之篇欣然若暫侍几舄也第觸事興懷則感歎繼之矣門下脫躡萬戶拂衣五湖寧有意人間耶然不免如夏生云云正謂鴻鵠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不亦大笑哉頃聞座客常滿而飲量益寬不肖豔慕殊切非久當挂冠作彭宣後堂客矣不腆聊供讌具惟尊慈命之翹首三江不狂馳戀



與馬松里

瀕行辱惠翰殊荷眷然之雅入郢久苦塵鞅遂闕起  
居吳海門來拜藻翰高篇把酒披誦颯如雄風起於  
大別漢陽間也愉快何言鶴樓鷓洲信是楚中要會  
始至樓已灰盡而洲沒大水中且日困薄牒麴生墨  
卿幾被禁錮無聊久之亡何樓起然壓江而水落  
洲出若草晴川風帆江樹遠近掩映創一登臨便有  
千古之感第未有崔生驚人之句報荅仙靈為愧耳  
高光州固是社中高賢不意長逝驚悼久之追憶夙

者湖山御李之游又憮然自失矣不佞匏繫踰年葺  
思益切秋風興動便當掛帆東還往明公西湖社中  
老矣又安能戀戀一雞肋乎此可為知己道難與他  
人言也冗甚不獲宣展鄙稿一帙聊代面談非敢為  
報也惟一笑擲之諸惟善愛以慰蒼生之望幸甚

與王元美

頃奉報後兒子病悻且劇既不得借吳子抵灣子相  
復疾作不可晤語而足下則遠在邊城竟恐不獲一  
語別也懷故不佳益此種種悶極矣忽拜手書并長



補頌之五內卽爽然快也夫彼夫之計若此而足下  
思益以竒俠益以甚且將鞭日月蹴崑崙卽造物固  
莫能如足下何而况彼哉之子乎第推第僕最後不  
能無恨然固無足怪者吾黨遭此卽先後甚甚之但  
於世道相關不

人之至誦長欣卽

若驟鸞鳳登闔闔弭節三山而神游八極賦聽鈞天  
廣樂之奏其樂無比俯睨此輩何啻蟻酬蠅過曾不  
之以當吾眉睫卽修短勿論况其他乎足下此物愉  
惟千古豈曰廣成哉長於廣成多矣彼蒼卽苦足下

固已晚矣雖然吾黨寧可一日失足下哉僕在桑梓  
猶切目下卽拂衣五湖非足下又何樂也僕今行矣  
僕目漁陽真如鏤割足下幸思谷永當良飯善愛

與王敬美

信至讀和李并白雪樓詩翩然歷下生語也青雲並  
秀白雪雙高干鱗豈私足下哉吾黨氣色益復橫絕  
卽五湖爲酒南斗爲卮醉我千日猶少也扁舟之興  
春來殊劇第體中爲服食所誤俟小佳清明展掃後  
便當如約必不令西湖獻嘲東湖騰誦也第慮山靈



有此善緣否。答明卿二首附覽。方改舊作畢。盡錄煩  
二難商畧。以俟千古。庶勿如子相遺恨。九原也。病不  
多及。

與張肖甫

梁園爲別。忽復四載。自足下守蒲。僅一二訊。及不佞  
罷居南北。曠絕卽一字不達矣。嗟乎。嗟乎。僕與足下  
亦寥濶至此。耶。頃避暑先隴之旁。在顧渚山下。有清  
泉盤石。脩竹茂林。箕踞狂歌。便足千古。然每念僕與  
足下。及明卿聚首大梁。貢院中時晝。則席地酣宴。夜

則連榻歌呼。狂態窮愁。披豁殆盡。及平臺載酒。近道  
李何之高蹤。蘇湖泛舟。遠想子由之逸致。翩翩足樂  
也。撫今追昔。又爽然自失矣。足下亦同此念否。耶。足  
下久苦手板。今擁麾一面。亡論四體稍展。卽扶搖而  
上。蓋自今伊始矣。幸自勉旃。潁川故漢汝陰地。袁宏  
之釣臺。畢卓之魚池。在焉。又聞西湖天下勝絕。想在  
陳州蘇湖之上。名賢所經風景。自別造物。獨無意耶。  
僕自惟寒薄。已無復他望。而王元美兄弟數人。念僕  
貧窶。勸僕一出。然中懷萬端。竟不能決。此惟知己可



為深計耳別後篇翰亮自盈篋便中不惜寄示

奉朱象岡

丁巳再晤山堂後中更家難及往來閩越燕梁之間  
忽忽八載然每念足下高才藻思沈鬱千古未嘗不  
從斗牛間望垂雲之翼也頃燕市中漫寓一書心賞  
畧未宜悉今伏誦尺牘見懷及由先生詩與三志文  
並環瑋奇壯俠氣翩翩成一家言蓋已摩霄絕海不  
啻稱垂雲矣吾黨外復得足下海嶽益增氣也甚幸

奉李于鱗

前月為服食所誤幾遊岱宗幸而復起然偃臥一室  
四顧寂寥懷念知己正自無耐忽奉尺書喜動顏色  
及憑几讀見懷二章玄致超絕實獲鄙心才一把玩  
軒輊舉若蟬蛻塵埃之表者即放生七發寧足喻哉  
辱深計賤子出處以慰老母此自骨肉至誼敢不服  
膺第某自山居以來卒業足下及元美所著飛揚特  
甚及檢點舊稿十九當刪况弱植綿薄一涉塵塗便  
難兼請且年已四十有八及今不圖悔無及矣夙心  
謂何知己謂何因竊歎此謫造物似有微指即老母



亦謂兒得附驥李王卽沒齒藜藿無恨矣坐是發憤  
之念益篤用世之心遂疎此因足下深意未忍言之  
而俟其自筮耳念足下聞此言必爲擊節倘更賦一  
長歌如吳生跳梁此兒二行以從史之不勝大願自  
退官後識覺小進疾病中又添一悟境乃益知造物  
指不淺矣奉報二章寄題二章并病中諸稿統上覽  
裁又恐病中以迷爲悟爾老母今年七十有七擬乞  
淮文爲壽容具狀專使奉請秋仲操舟詣領痛飲十  
日當勝清淵舟中時也諸惟良食自愛

### 報李于美

徐次得足下藻翰高篇恍若從武當天柱峯而下也  
喜可言耶昔者滄浪之遊足下大自豪舉不佞亦何  
嘗忘之顧一別滇池相去萬里秋遷閩越會有兵事  
問聞濶焉然猶謂足下方與伯兄共被臥臥龍岡俟  
時弁起耳不謂已賜履赤縣從輦下諸君遊也忽得  
足下書及詩卽從天柱峯而下愉快何以過之耶至  
不佞下里之音曾不如孺子之謔仰視高篇相去遠  
甚乃過承引滿賦詩從史稱賞此自友于溺愛至此



徐天目尺牘 卷四 三  
耳不佞豈敢當哉便擬賦一言奉謝而行役爲勞姑  
俟弛擔圖之耳一介問館先此附謝良覲在卽統俟  
面布之不具

東張東沙

往中行伏讀翁游兩莊記及諸詞客游從之盛私心  
艷慕之不啻天上五城十二樓也爲掃除之役寔忻  
欣焉顧張司馬望重當代安得一登龍門乎比拜鼎  
翰不以疎賤鄙夷而降尊就卑獎借引掖備極優渥  
之旨感結盛誼不勝神揚恨不卽問竒芝園之側也

及夏孟祗役武昌襄漢耆舊誦說開府遺愛登臨餘  
興卽嶽時湘靈至今憑藉光寵而雄風白雪當夏交  
作則猶可想見翁之文章驚絕也第恨生晚不獲一  
當記室衙官爲恨爾適貴郡冲宇督學以貢事被累  
暫還俟命將謁門下敬附承起居并以近稿請裁惟  
長者憐而教之鞅掌簿牒殊乏銓次統冀慈貸爰著  
更祈加慎軫衣以慰蒼生之望翹首四明曷任依依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四 終



後天目尺牘

卷四

三

馬

馬



